



· 连环画精品鉴赏 ·

漳 河 水

阮章竞 作诗

吴静波 绘画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ISBN 7-102-03000-2



9 787102 030005 >

漳 河 水

原 诗：阮章竞
绘 画：吴静波
责任编辑：谭晓春

出版发行：人民美术出版社
社址：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
邮编：100735
电话：010 65122376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印刷：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24
印张：3 印数：1~3500
版次：2004年6月第1版
印次：2004年6月第1次
ISBN 7-102-03000-2
定价：25.50元

前 言

《漳河水》是诗人阮章竞的一首优美的长诗，它反映了太行山妇女为争取婚姻自主所作的斗争。

故事发生在漳河两岸。漳河畔有三个姑娘——荷荷、苓苓和紫金英。她们在旧社会里，婚姻不能自主，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，在封建传统、习俗的野蛮压迫下，受着重重的灾难。但是共产党领导她们翻了身，获得了自由。她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，开始了美好的幸福生活。

画册根据原诗，分段配画。画家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，以较新颖的形式，表现了诗的情调，并刻画了三个善良秀丽的姑娘。通过画家的艺术表现，她们好像带着那鲜明可爱的形象，从诗里走了出来。从她们的一哭一笑，好像看到了她们真实的眼泪，听到了她们爽朗的笑声。通过画面，更能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共鸣，并带给我们丰富的艺术享受。

这本画册曾在一九五七年出版、一九八三年再版，受到读者的喜爱。现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经修订，纳入人民美术出版社“连环画精品鉴赏”系列重新出版。

（画面手写体诗句，是根据原诗旧版本写的，画外诗句，是根据作者修订后排的，二者略有不同。）



漳河水，九十九道弯，
层层树，重重山，
层层绿树重重雾，
重重高山云断路。
清晨天，云霞红艳艳，
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，
漳水染成桃花片，
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。

1 漳河水，九十九道弯，
层层树，重重山，
层层绿树重重雾，
重重高山云断路。

清晨天，云霞红艳艳，
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，
漳水染成桃花片，
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。

- 2 漳河水，水流长，
漳河边上三个姑娘：
一个荷荷一个苓苓，
一个名叫紫金英。
河边杨树根连根，
姓名不同却心连心。

漳河水，水流长，
漳河边上三个姑娘：
一个荷荷一个苓苓，
一个名叫紫金英。
河边杨树根连根，
姓名不同却心连心。



低声拉话高声笑，
好说个心事又好羞。
荷荷想配个“抓心丹”^{*}，
苓苓想许个“如意郎”^{*}，
紫金英想嫁个“好到头”^{*}，
毛毛小女不知道愁。

注：

^{*}“抓心丹”、“如意郎”、“好到头”都是理想爱人的昵称。



断线风筝女儿命，
事事都由爹娘定。
媒婆张老嫂过河来，
从脚看到天灵盖。
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，
闺女盘算的是人和心。



断线风筝女儿命
事事都由爹娘定
媒婆张老嫂过河来
从脚看到天灵盖
爹娘盘算的是银和金
闺女盘算的是人和心
叶君行韵下少一老字

5 不知道姓，不知道名，
不知道是老汉是后生。
押宝押在哪一宝，
是黑是红鬼知道！

偷偷烧香暗许愿，
观音菩萨念千遍。
心操碎，人愁死，
三天没吃完半合米！



6 三月里，桃杏花儿开，
押的宝子揭了盖。
三尺青丝盘成卷，
抬过河，抬过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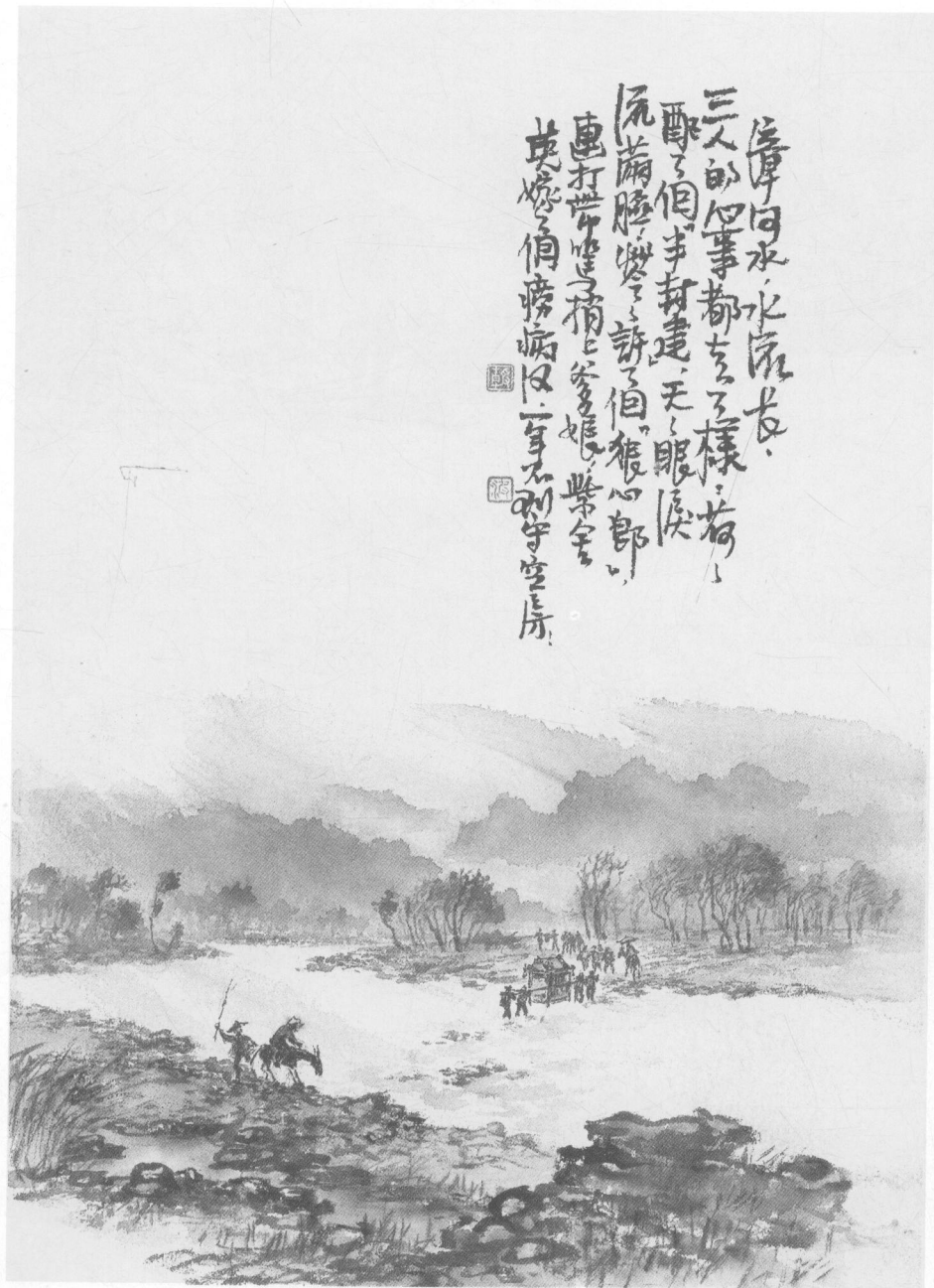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裡桃杏兒開
押的寶子揭了蓋
三尺青絲盤成卷
抬過河抬過川



7 漳河水，水流长，
 三人的心事都走了样：
 荷荷配了个“半封建”，
 天天眼泪流满脸！
 苓苓许了个狠心郎，
 连打带骂捎上爹娘！
 紫金英嫁了个痨病汉，
 一年不到守空房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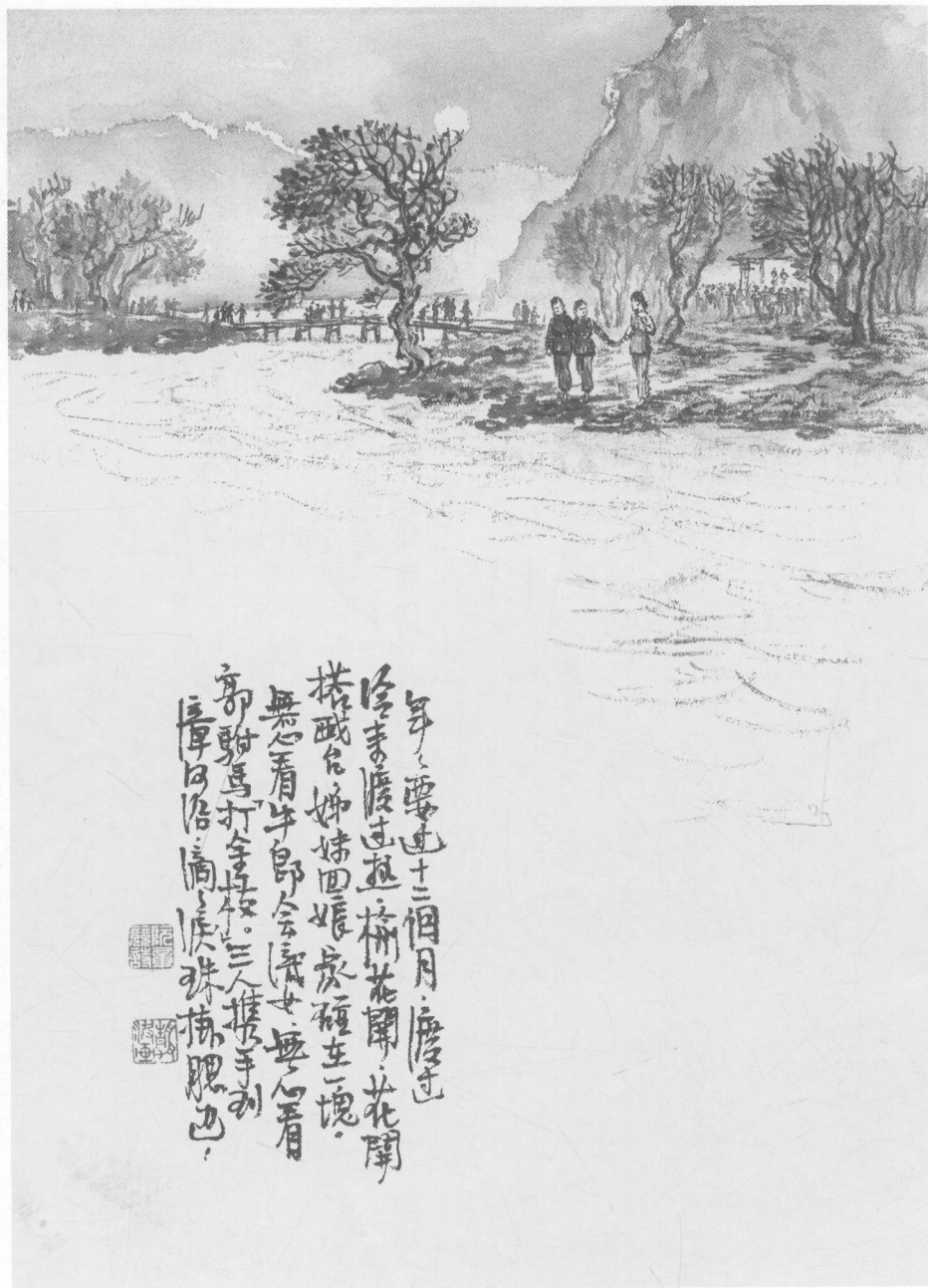
注：

* “半封建”，即封建富农。



漳河水，水流长，
 三人的心事都走了样：
 荷荷配了个“半封建”，
 天天眼泪流满脸！
 苓苓许了个狠心郎，
 连打带骂捎上爹娘！
 紫金英嫁了个痨病汉，
 一年不到守空房！

8 年年要过十二个月，
 度过冷来度过热。
 榆花开，花开搭戏台，
 姊妹们回娘家碰在一块。
 无心看牛郎会织女，
 无心看郭驸马“打金枝”。
 三人拉手到漳河沿，
 滴滴泪珠挂腮边！



年年要过十二个月，
 度过冷来度过热。
 榆花开，花开搭戏台，
 姊妹们回娘家碰在一块。
 无心看牛郎会织女，
 无心看郭驸马“打金枝”。
 三人拉手到漳河沿，
 滴滴泪珠挂腮边。

桃花坞 楊柳樹
東山月兒雲遮住
漳河流水水流沙
荷荷一汨一聲訴



9 桃花坞，杨柳树，
东山月儿云遮住。
漳河流水水流沙，
荷荷一汨一声诉：

“常阴天，森罗殿，
自从关进那砖门院，
苦胆拌黄连！”

一锅要做两样饭，
婆婆骂硬，小姑嫌烂，
啪啪三巴掌！

人家端碗俺旁边看，
骂俺眼馋不洗衣裳，
张嘴‘败婆娘’！

秃汉要鞋，小姑要裙，
贴工容易难贴线，
俺没买花钱。

抽俺的筋筋搓成线，
也买不下婆家心半片，
还骂没针尖！*



常阴天，森罗殿，
自从关进那砖门院，
苦胆拌黄连！
一锅要做两样饭，
婆婆骂硬，小姑嫌烂，
啪啪三巴掌！人家端
碗俺旁边看，骂俺
眼馋不洗衣裳，
张嘴‘败婆娘’，
秃汉要鞋，小姑要裙，
贴工容易难贴线，
俺没买花钱，抽俺的
筋，搓成线，也买不
下婆家心半片，
还骂没针尖！
瞎没针尖！

注：

*“针尖”，妇女针线活的好手
工，称作有针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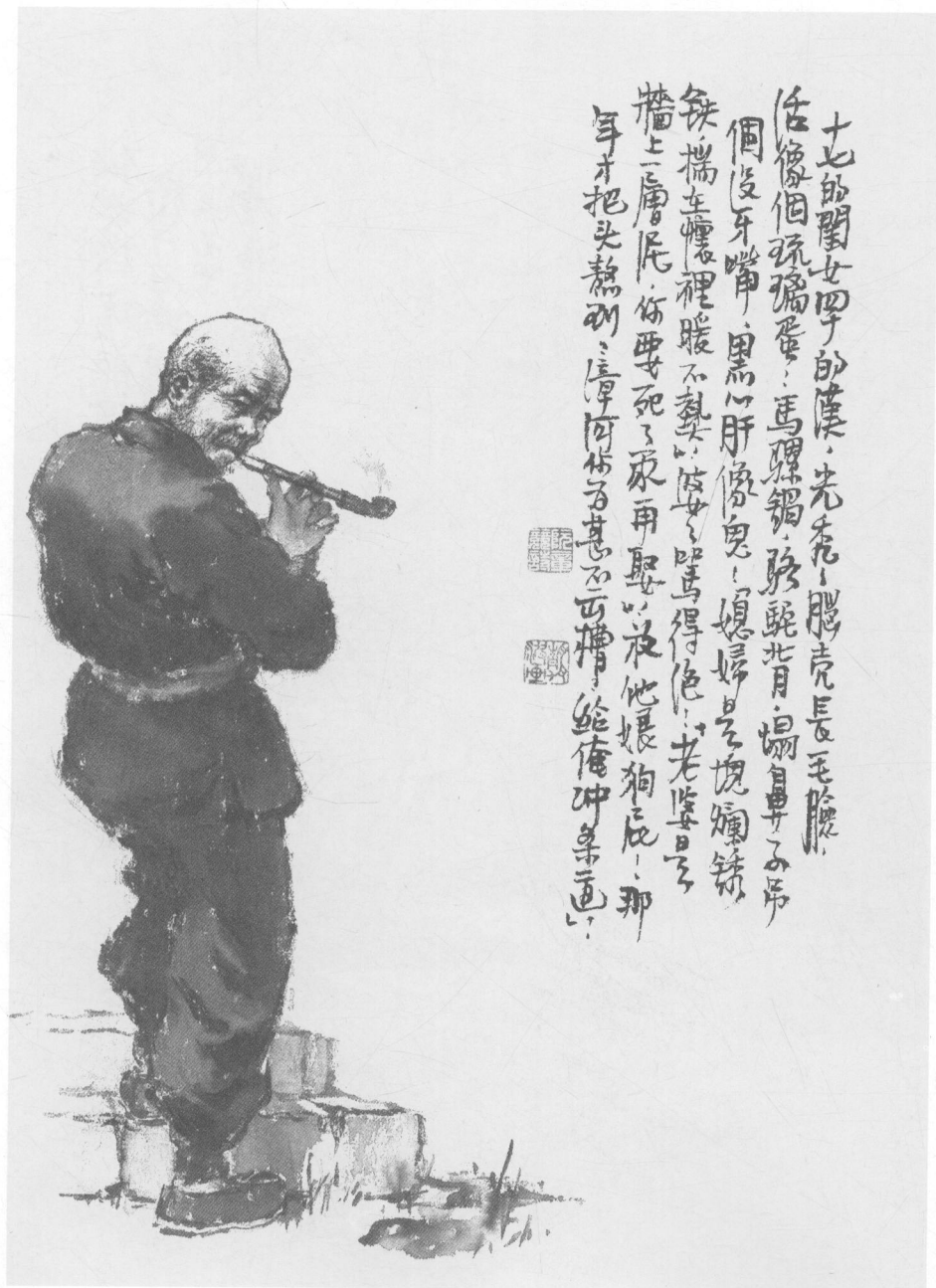
11 “十七的闺女四十的汉，
光秃秃脑壳长毛脸，
活像个琉璃蛋！

马骡锅，骆驼背，
塌鼻子吊个没牙嘴，
黑心肝像鬼！

‘媳妇是块烂锈铁，
揣在怀里暖不热！’
婆婆骂得绝！

‘老婆是墙上一层泥，
你要死了我再娶！’
放他娘狗屁！

哪年才把头熬到？
漳河你为甚不出槽？
给俺冲条道！”



12 桃花坞，杨柳树，
北岸石鸡夜半哭！
河底不平掀起浪，
苓苓揭开冤家账：



13 “天上的云彩千变化，
汉子对我好就要，
恼了就是打！

俺说好狗不咬鸡，
好汉子不打自己妻，
上社去说理！

‘娶来媳妇买来马，
任我骑来任我打！’
他说是老王法！

